

青岛旧事

QING DAO JIU SHI

青岛市档案馆 编



95.23

青岛出版社

序

薛连科

青岛是一座有百年历史的新兴城市。100年来，特别是建国40多年来，青岛由一个海滨渔村发展成为以轻纺工业、外贸港口、海洋科研和风景旅游为特点的对外开放城市，值得青岛市民为之自豪。

青岛建设的时间不算太久，但旧青岛的许多事情却因时光流逝而被人们淡忘，年轻人更不知道过去的青岛是什么样子，不知道帝国主义耀武扬威的情形，不知道祖辈们是如何生活的。不了解历史的人，很难深深地热爱哺育自己的土地。因此，有必要把旧日的青岛记述下来，让人们了解青岛，从而更全面地认识青岛，更加自觉地热爱青岛。

这本集子反映了旧青岛的一些旧闻逸事，虽然材料有限，内容也有简凡之处，满足不了全面认识青岛的需要，但毕竟为我们回首历史提供了素材，有利于读者增加青岛的历史知识。从这种意义上讲，出版这本集子是有必要的。

目 录

序 薛逢科

· 政坛浮光 ·

- 沧桑巨变 100 年 杨来青 (1)
- 列强觊觎胶州湾 杨来青 (3)
- 清政府何以设防胶澳 牟 木 (4)
- 德国侵占胶州湾 牟 木 (6)
- 驻青德军镇压义和团摘记 吴道林 (7)
- 德占时期的青岛工人斗争 马庚存 (9)
- 早期青岛的三大会馆 马庚存 (10)
- 日德青岛之战 易 青 (11)
- 收回青岛的国际斗争 易 青 (13)
- 自治梦的破灭 牟 木 (15)
- 不择手段的敛财术 杨 昊 (17)
- “秦涛”是谁 杨 昊 (18)
- “五卅”运动中的青岛人民 潘积仁 (20)
- 斐案与不平等条约 牟 木 (22)
- 青岛渔民的抗税斗争 吴道林 (24)
- 市党部被焚事件 杨 昊 (25)
- 沈鸿烈其人 易 青 (26)
- 沈鸿烈“摔跤”记 易 青 (28)

汪伪青岛会谈	牟 木 (30)
李先良与崂山抗日	宋康平 (32)
日军给鲁青人民带来什么	辛 鹏 (34)
接收还是劫收	辛 鹏 (35)
破坏军调的“4·16”事件	牟 木 (37)
如此民主	牟 木 (39)
抓壮丁	易 青 (41)
美军祸青摘记	易 青 (42)
不了了之的血案	潘积仁 (45)

· 经济掠影 ·

谈港说路话青岛	辛 鹏 (47)
掠夺内地的铁路计划	杨 昊 (49)
青岛曾是自由港	易 青 (50)
日本人眼中的青岛与天津	辛 鹏 (52)
“上青天”的山来	杨 昊 (53)
烟税与颐中公司	李义队 (55)
小生意与小活计	牟 木 (56)
青岛农林事务所创办始末	潘积仁 (58)
青岛农事试验场	杨 昊 (60)
国货商场	杨 昊 (61)
黑市	易 青 (63)
铜元匿迹的原委	杨 昊 (65)
鸦片何以横行岛城	牟 木 (66)
不堪回首的1923年	易 青 (68)
“看你狂涨到几时”	杨 昊 (70)

苛捐杂税何其多	辛 鹏 (71)
牛肉出口的背后	牟 木 (73)
盐潮内幕	易 青 (75)
商品推销战	辛 木 (77)

• 琴屿垂钓 •

青岛名称的由来	马庚存 (80)
漫话青岛的居民	杨 昊 (81)
饮水思源话往昔	杨来青 (83)
他们设想的青岛市	牟 木 (85)
旧青岛的大学	易 青 (86)
青岛震旦公学	马庚存 (88)
旧青岛的路名	辛 鹏 (89)
青岛历史上的博物馆	易 青 (91)
跑马场	易 青 (92)
菜市场	易 青 (94)
海云庵与糖球会	牟 木 (96)
劈柴院	易 青 (97)
大窑沟琐记	杨 昊 (99)
公园撷萃	杨来青 (100)
湛山寺铁闸	易 青 (103)
国术在青岛	易 青 (104)
何奇之有的奇马	辛 鹏 (106)
西镇大火	牟 木 (107)
商河路爆炸案	易 青 (109)
胶济铁路的几次车祸	王红兵 (110)

闯关东	何文 (112)
1939年台风侧记	孙丽青 (114)
青岛啤酒史话	马庚存 (115)
兴隆的酒吧业	杨昊 (117)
糟踏穷人的年关	牟木 (118)
被欺侮的女性	辛鹏 (120)
话说旧风俗	张蓉 (122)
旧青岛的“食”	孙丽青 (123)
青岛方言漫谈	张蓉 (125)
《海云堂随记》	马庚存 (126)
《胶澳志》	牟木 (128)
《接收青岛纪念写真》	牟木 (129)

附：

解放前青岛政权机构沿革	潘积仁 (131)
解放前青岛历任地方首脑	马庚存 (137)

沧桑巨变 100 年

杨采青

今日青岛，高楼栉比，人流如潮，车来船往，风景醉人。面对此番情形，你可知道百年前的青岛是什么样子吗？

那时，青岛只是荒僻的田野和几点苍凉的村落。现在的市南区南部一带，自东向西有湛山村、会前村、青岛村、泥洼村。位于信号山下的青岛村，也许是因海中那座郁郁葱葱的小岛而得名，但它的居民却从未过上与青岛这个动人名字相称的世外桃源生活，住的是茅屋农舍，吃的靠大海的惠赐和荒瘠农田的收获。村外荒砾遍野，山石裸露。今天的安徽路，还是一条深深的沟谷。太平路一带则是一片沙滩乱礁，海舟泊岸，渔网横陈。间或来此的南北风船，带来少量的日用杂货，也使远离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青岛得以体验微微颤动的时代脉搏。三三两两游荡着的村民，似乎是一幅风景巨画中的几笔小小点缀，在空旷的荒野上显得无足轻重，格外渺小。

旧青岛村唯一值得提及的建筑物，是天后宫。这座古色古香的砖瓦建筑群，是青岛居民精神上的寄托，善男信女逢时供香，平淡的渔村生活也随之略起波澜，透入一丝希望的晨光。

说到中山路，那时可不是熙熙攘攘的地方。据说仅有

十几户人家住在这里。除茅屋数椽与田场几区外，别无他物。从一幅保存至今的照片看，连仅有的几棵孤树也叶落已尽，单调乏味。

距今100年的1891年6月14日，清朝光绪皇帝批准北洋大臣李鸿章设防胶澳奏请的一道上谕，唤醒了沉寂梦乡的青岛。于是，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率领4营士兵移驻青岛。天后宫东侧今市人民会堂址是总兵衙门所在地。青岛、团岛构筑了土垒炮台。前海海滩上的栈桥，当初修建它的目的，不是让人观琴屿飘灯，看回澜碧波，而是供海军运输用的一座码头。在今天的市公安局、青岛火车站、青岛海洋大学等地盖起了驻兵的营房，在台东甚至架设了有线电报。这样，一个海滨渔村成为军事重地，青岛由此迈出了百年城市历史的第一步。

驻军的到来，刺激了青岛的经济，非农非渔的商家店铺逐日多了起来。据一位商人1897年4月的记述，这时的青岛已有商铺65家，对外出口猪、花生、花生油等土产，进口广洋杂货、棉布、棉纱、绸缎、糖、桐油、竹木材等。青岛作为来往物资的聚散中心，其经济地位日益重要起来。

青岛步入近代经济城市则是1897年以后的事了。在短短几十年中，特别是建国40多年来，青岛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以轻纺工业、外贸港口、海洋科研和风景旅游闻名于世的都市。

看到这沧桑巨变，怎能不令人产生“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豪情呢？

列强觊觎胶州湾

杨来青

鸦片战争之后，列强纷纷染指中国，胶州湾也成为其争夺的对象。据统计，仅在1860年5月上旬至6月上旬，就有7艘次以上的外国舰船出现在胶州湾海面，有的甚至派人登陆观测，绘制地图。英国军舰经常侵入胶州湾，1861年英舰“多布”号在此停泊，这是第一艘在胶州湾留下舰名的外国军舰。

俄国对胶州湾垂涎欲滴。其远东舰队因国内基地冬季结冰，只能借泊日本长崎过冬。1895年俄国参与逼迫日本退出中国东北后，日俄矛盾加剧。此冬，俄舰驻泊胶州湾，俄国攫取这一不冻港的野心日益暴露。1896年3月，李鸿章访俄，中俄签订了《中俄密约》，俄国获得在远东发生事变时租借胶州湾15年的权利。

德国霸占胶州湾的图谋同样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60年代，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就提出：“要开发丰富的山东煤矿，只有开通胶州湾并确保胶州湾附近地方。”1896年，德国驻沪领事馆在一个报告中提出：“胶州湾乃山东第一要地。经我德国占领，即可握山东全省之权利。”“即他国在华之权利，亦将归我有矣。”同年8月，德远东舰队司令亲赴胶州湾，确认了该地价值，德军开始拟订占领计划。1897年，德海军部派专家到胶州湾考察，“小而一片礁石、一片砂土，

此后如何利用；大而铁路、航路、船坞如何设备，以与香港、上海竞争，逐条计划，以立日后建设之基础”。

德国为了协调与沙俄的矛盾，暗地里做了大量工作。1897年8月，德皇威廉二世与俄国沙皇达成默契，德国允诺支持俄国在中国北方取得另一个港口（指旅顺），而俄国则有条件地将胶州湾让与德国。中国的领土就这样成为列强交易的牺牲品。

在德军即将占领胶州湾前，德皇电询沙皇的意见，沙皇复电，表示“既不能赞成，也不能不赞成”，算是为德军开了绿灯。

德人占领胶州湾是以1897年11月1日发生的巨野教案为借口的，然而早在1个月前的10月1日，德国驻清公使已经蛮横地“通知中国政府”，德国军舰“在今冬必要时停泊胶州湾”。可见德军侵占青岛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清政府何以设防胶澳

牟 木

青岛位于山东半岛东端，长期以来远离中国政治、经济中心。中央政权对青岛的统治，间或采取加强贸易管理、保证漕粮北运和海防建设等特殊措施，但均未根本改变青岛经济社会自然发展的状况。

清朝末年，青岛再次引起朝廷的关注。究其原因，与1885年中法战争中南洋海军全军覆没有关。当时，如何建设京

畿卫戍的北洋海军，朝中有不同意见。掌有实权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主张全力建设旅顺、威海两基地。驻德公使许景澄对此颇有微词。他清楚，列强测量中国海岸时，盛赞胶州湾为“屯船第一善埠”，该地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势重要，“似为地利之所必争”。因此，他于1886年3月13日上书建议，“宜及时相为屯埠也”。其他官员也有类似主张。李鸿章对别人干涉自己的事务十分恼火，将种种非议斥为“逞臆妄谈”，以财力不足为由，拒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当时，北洋海军百业待兴，又要支款修建颐和园，的确无力兼顾胶州湾。然而，北洋舰队屯兵一隅，最终导致甲午战争中孤立无援，惨遭“围剿”的悲惨结局，这与北洋海军的战略部署确有一定的关系。

1891年北洋海军举行第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李鸿章和山东巡抚张曜在演习后来到了青岛。此次实地勘察，使李鸿章不得不承认，胶州湾“实为旅顺、威海以南一大要隘”，“胶澳设防实为要图”。即使如此，也没有使李鸿章认识到辟胶州湾为港口的价值，他只是担心列强在此登陆。为此，李张二人计议，截留山东海防捐，从山东驻军抽调兵力，筹办胶澳等地炮台。是年6月14日，清廷内阁明发上谕，“著照所请”，议决胶澳设防。

此后，登州镇总兵章高元奉调移驻胶澳。他先后带来4营部队，设防区域主要分布在今市南区西段。不过，海防建设时建时停，根本不足以抵御外敌入侵。

德国侵占胶州湾

牟 木

1897年11月1日，山东巨野发生了一件在汹涌激荡的历史长河中本来算不上什么大事的事，当地富有正义感的人民处决了两名为非作歹引起民愤的德国传教士。但是，有人风闻此事，却大喜过望，额首称快。德皇威廉二世情不自禁地吐露，中国人终于提供了我梦寐以求的借口，下令实施其蓄谋已久的占领胶州湾计划，由此引发了一轮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

当时，德国远东舰队只有区区5条军舰，最大的是一艘7676吨级的二级战斗舰。德军司令狄特立希海军少将远征胶州湾，靠的就是这么点实力。11月13日上午，他率旗舰“羚羊”号及“威廉亲王”号、“哥尔莫兰”号驶抵青岛。昏庸的清朝守兵茫然不知其真意，竟对德军谎称“演习”信以为真，毫无戒备。守将章高元甚至真切地盛邀德军头目赴宴言欢。14日上午7时许，德军720余人兵分两路：一由马蹄礁登陆，抢占清军的军械弹药库；一由栈桥上岸，占据要地，挖壕架炮，造成军事进攻的态势。在此期间，清军再次表现出愚钝可怜，有的列队欢迎行将把刺刀指向自己的德军士兵。有的与德军嬉戏赛跑，会说几句外语的更是神采飞扬，洋洋自得，而主帅章高元则恭恭敬敬地向路过衙门的占领军表示敬意。德军未动干戈，完成军事部署后，毫不客气地向章

高元提出照会，限清军3小时内撤至女姑口、崂山以外。至此，章高元还不相信事实，以为翻译搞错了，一再要退回照会。面对几百德军，统帅上千人的章高元先是丧失警惕，后又懦弱怯战，以“恐开兵端”为由，仓皇撤兵，退守四方。不费一枪一弹占据胶州湾的德兵，这时却忙于鸣炮21响，庆贺自己强盗行径的得逞。

德军侵占青岛，使在列强面前惶惶不可终日的清政府惊恐万状。王公大人轮番出面，甚至请外人从中调解，急于谈判妥协，劝退来兵。无奈德国吞并胶澳决心下定，其驻华公使海靖先借口有病拖延表态，11月20日又提出了6项要求，有意在解决教案的细节问题上纠缠不清，不谈如何撤兵，为德军巩固侵略成果创造条件。延至12月下旬，德国增援舰队即将来华的风声四起，海靖真象毕露，拒不签署已允诺的教案6条，进而提出“租借”胶州湾等要求。一方苦苦哀求、步步退让，一方咄咄逼人、得寸进尺，直到次年3月6日签订《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清政府才以租借青岛、承认山东为德国势力范围为代价，换回教案现已商结的承诺。

驻青德军镇压义和团摘记

吴道林

1898年春天，由于连年的天灾人祸，中国北方成千上万的饥民纷纷参加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帝国主义对此恨之入骨，勾结起来对义和团进行残酷镇压，驻青德

军也充当了刽子手的角色。

1898年11月，驻青岛的德国海军应德国驻北京公使的要求，由第三海军营向北京和天津各派出一支“特遣部队”，由1名军官、3名军士和30名士兵组成，去“保护”生活在那里的德国人。两支“特遣队”在1899年6月返回青岛。

1900年5月28日，德国驻华公使冯·凯特勒由北京发来关于爆发“骚乱”的消息，请求派出一支由1名军官、50名士兵组成的分队，去“保护”公使馆。特遣队由1名军官、5名军士和40名海军士兵组成，于5月29日乘“奥古斯特女王”号舰驶往大沽，从那里开往北京。

1900年6月8日，德国总督府根据德国巡洋舰队司令的请求，又派出一支由第三海军营的25人组成的另一支“特遣队”，前往天津。

1900年6月19日，根据德国巡洋舰队司令的请求，青岛德国第三海军营再一次派出了由240名士兵组成的又一“特遣队”，乘“伊伦娜”号舰赴大沽。

在1900年6月23日“援救”天津被围人员的战斗以及25日和27日攻占天津军火东库的战斗中，德军受到重创，1名军官、1名中士、7名士兵死亡，1名军官、1名中士和27名士兵受伤。

这些活动，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狰狞面目。

德占时期的青岛工人斗争

马庚存

青岛工人阶级自诞生之日，便经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因而具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

德国侵占时期，青岛工人开展了反对外国厂主的斗争。早期同盟会员景定成在《罪案》一书中记载他由日本返国至青岛，了解工人生活状况时提到：“我在青岛住了几天，很认得些工人，和他们谈些社会运动问题，以罢工为最初手段。”他还了解到，船场工人中几个核心人物“已握到船场全权，一旦中德有事，不难从中响应”。使景定成感到“最快心的，就是运动罢工，工人即实行了一次，结果很好”。远在日本的革命党人获知这一消息，也“大加赞扬，并希努力奋斗”。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工人开展反帝斗争，成为近代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

工人群众还开展过自发的反抗斗争。据《盛京时报》1909年1月8日记载，德营青岛工厂工头熊哈根无故克扣5名工人工资，工人提出抗议，竟遭斥责。工人代表王某表示：“我辈作工以人力与汝之金钱相交换，汝无骂我权，且我辈虽工人亦稍知礼义，岂能甘为汝骂！”工厂老总知道此事，竟进一步强诬工人误工，又要扣发工人工资，还威胁要将工人“下黑屋子”，工人们愤怒地表示：“我辈宁下黑屋子亦决不甘受此无理之欺辱。”于是，全体木工进行

罢工，抗议德人的蛮横行径。

资产阶级反清革命兴起后，青岛工人也积极地投入了斗争。水师工程局工人丁学舜联络一些工友参加了同盟会，开展秘密反德活动。他组织技术工人数百人，暗中制作了小型炸弹数百个。在攻打诸城时，他担任敢死团团长，浴血奋战，英勇献身。孙明等也积极研制炸弹，供反清武装斗争之需，还参加爆破队，在一些县城的光复斗争中做出重要贡献。

早期青岛的三大会馆

马庚存

旧时代人们离家乡外出谋生十分不易，为加强乡亲间的联系，相互保护，协同竞争，往往推选有财力、有能力、有号召力的人，出面组织同籍人士的帮派组织——同乡会。

早期青岛曾有这类以地域为特征的结社，最著名的便是三大会馆，即齐燕会馆、三江会馆和广东会馆。

齐燕会馆是山东、河北籍人士组成的同乡会组织，以天津人、成通木行经理朱杰为首，位于今馆陶路。

三江会馆是江苏、浙江、江西省旅青人士组成的同乡会组织，以浙江慈溪人、周锐纪经理周宝山为首，其址在今芝罘路。

广东会馆以广东香山人、大成栈经理古成章为首，是广东籍旅青人士的同乡会组织，也设在今芝罘路。

德国殖民当局为加强在青岛的统治，操纵青岛中国人的经济命脉，从三大会馆中物色工商界头面人物为胶澳政厅参事会华人代表。除上述3人外，属齐燕会馆的青岛当地人士、瑞泰协经理胡存约也为一代表。他们4人代表中国商民，与德国官方当局进行联系交涉。此外，德国总督从三大会馆中遴选12人为顾问，可被邀请列席市政厅参事会议。

德人采取这种措施的目的，是推行“以华治华”政策，在推行大棒政策的同时，再举胡萝卜迷惑人心，软硬兼施地加紧统治中国人民。

但包括三大会馆上层人物在内的各籍旅青人士大多坚持爱国主义立场，不甘作德人的奴仆。他们确定自己的“一切经纪，当以爱国为本分”。他们认为，“人生世界，不知爱国，不得为人。不得为人，即不能成业。不能成业，则会馆经纪之说，从何而来”。

1912年9月，经三个会馆人士及全市各界爱国群众与德人斗争，邀请孙中山先生来到青岛，光临广东会馆等处，向群众发表演讲，极大地鼓舞了三会馆工商业者和广大群众。

日德青岛之战

易 青

日本在亚洲东方，德国在欧洲中部，这两个相距万里的国家，1914年为争夺青岛爆发了一场肮脏的战争。

德国人统治下的青岛，靠吮吸中国人民的血汗和本土雄